



方方/汪涌豪专场听众观点分享——

精英要俯下身去对话和引导

编者按：11月8日，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和复旦大学学报主编、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做客第81—2期文汇讲堂，分别主讲《文学创作的个人表达》与《文学：一种否定与超越的力量》。讲座结束后，讲堂负责人对部分听众进行了回访。

回访时间：11月10—13日 电话回访
共2小时，7人。

回访对象：

井冈山 95后 华东理工大学
数学系大一

张飞飞 90后 上海大学中文系研一

蔡雨 85后 中科院管理人员

娜拉 85后 华东师大中文系

韩国研究生

任海云 80年 金融行业

钱春妹 60后 文联办公室

唐鑫森 45后 退休监理工程师

回访设计、实施、整理：李念

影视可娱乐化 文学要有价值

问题1：方方提到特别喜欢新写实的创作手法，它的特点是聚焦普通人心声，让普通人甚至弱者找到同伴，在无奈中不孤独，从而更有生活的勇气。这和您对文学的理解是否一致？

同意。唐：这类写作方向非常好。茅盾先生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都有着现实主义指导意义；当代社会特别有必要写普通人群、底层人群，年轻人爱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但是，国家还在发展中，并没有到完全依靠“中产阶级”就能搞好的时候。《废都》也触及到了底层人群的尖锐矛盾。我虽然没有看过方方的作品，但听了讲座后，觉得触及到了大部分人的现状。井：我比较认可。我之前看过柴静的《看见》，走访的是弱势群体，戳到了人们内心最柔软处，新写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它是比媒体更好的媒介，文学更能表达弱



①在题为《文学创作和个人表达》的主题演讲中，方方坦言：新写实是我最心仪的一种创作方式

②汪涌豪在《文学：一种否定与超越的力量》的主题演讲中，间接呼应了方方对新写实主义风格的看法，他观点鲜明地指出：真正的文学就应该给人以否定与超越的力量

③曹杨二中廖元霖同学关于古诗词的提问获得了当场最佳提问奖

④华东理工大学奉贤分播点除了有本校同学听讲之外，还加入了来自应用技术学院等的“生力军”

势群体的现状。钱：我毕业于中文系，虽然机关文化里较多刻板，但是依然保持着文学的热情，现实主义富有批判力量，关注底层人，通过文学让人得到温暖，不然，为何有人会笑，有人会哭呢，这也是很好的“休息”，看到别人的人生。张：新写实在我看来，是对精英文学的革新。

部分保留：娜拉：文学观照底层人，首先要关注非完美的人，起到安慰别人的作用，我读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就讲述了普通人为名而活，到死也没有觉悟，很是讽刺。不过呢，我认为现实主义手法还是有点老套，形式上可以有所突破。蔡：我认可一部分。像“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的主人公，包括知青文学的确都让人产生共鸣。不过并非都写弱者，比如说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三国演义》，等等。

精英能否听听90后、00后热议？

问题2：汪涌豪认为，诸如《小时代》系

列一类的作品太过展示物质的重要性了，否定力量不够，您如何看待？

保留看法。娜拉：我觉得作为电视、电影，本身娱乐性就很强，可以包容很多内容，不必太苛求。但是作为小说，太通俗了，价值就不大。韩国也有类似的作家，写“可爱”类型的。任：我觉得郭敬明的《小时代》能有商业成功，是有其道理的。观众本来就是多样的，不同风格可以互相竞争。至于我的孩子如果受其影响，我相信只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想法，我认为不必太担忧的，到一定年龄他自然会明白。

建设性意见。张：我认为文学迎合卖点和笑点，是有一定存在的合理性的，也是社会环境所致，但是不能太听之任之。然而，作为精英分子，也要研究通俗文学，用批判来改造，能否听听90后、00后的热议呢？精英文学为何让人讨厌？为何会束之高阁？我们该怎么做，如何能在和传统文学的比较中进行引导呢？需要带着问题

意识去沟通。钱：我没有看过郭敬明的小说，但是，他有他存在的方式，百花齐放中如何去引导，确实需要精英俯下身子去。最近我们请一些演员下基层和百姓沟通互动，很受欢迎，可见，这些阵地，精英要去主动占领。

中性：蔡：我没有看过，没看过就没有资格评价。

赞同：井：我不喜欢，这些作品就像网络红歌一样，迎合了大众一时的口味。我觉得，文学不该是这样的，应该有更高的诉求。唐：我不看好。因为郭敬明的小说不代表大多数人，只是代表享乐主义。1980年代后，发展国家就有种享乐风刮过。1930年代，发达国家也曾这样，后来出现了产业工人可以买股票，富人要捐款等措施，社会才趋于稳定。报纸等媒体要为社会稳定做贡献，发挥好思想教育的作用，一味推崇这样的作品，导向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政府要管起来。文学作品要批判这种现象。

术的趣味主义者。对他来说，学术不是高等的智力游戏。

这种拒绝将学术视作游戏的态度或许也跟他的学术研究方法论紧密相关。学术研究中一个反复纠缠着学者的问题就是“通”与“专”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往往成为检验一个学者是否成熟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罗岗也有他自己的取向：以“通”攻“专”。罗岗不愿意做某一个学术研究对象或方法上的“专门家”，在他看来，“专门家”容易陷入自我重复，也更容易丧失了思考的动力（因为缺乏新的问题意识），而“专门家”的学问往往精致有余，而新见不足。“通”和“专”是互通的，从两点中的任何一点着手，都有可能达到同样的目标，只是罗岗选择了从“通”入手。他的“通”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在

“通”中培养攻克“专”门问题的能力。罗岗把学术研究比喻为在黑暗中行走，而“通”就是不断地寻找多方位的光源，它可能来自手电筒，也可能来自火柴。但最后，你的光源越多，也就能够驱散更多的黑暗。

将思考化为生活实践的智慧

罗岗的“通”还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

文字书写人生，是写作者的专利；用语言的感染力引共鸣，则为其利器。无论是描写纸醉金迷的现代化，还是诉说寂寞艰苦的山林生活，总能与一部分公众贴近，获得极大的认可。然，我们是否忽略了文字背后的内涵？消费式的阅读文化是否真正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进步？

“文学是寂寞的”，市场经济的大浪潮中，潜心阅读成为了奢侈品。而方方/汪涌豪专场讲座则唤醒读者对文学的思考：文学应该以怎样的步伐进入生活，给予照耀人心的光芒，并且茁壮成长。

文学与弱者共栖

之前，我尚未意识到写作的意义，更想不到“文学与弱者”的联系；阅读书籍时，常常忽视了作者的立场。仅以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例，我没深究悲剧背后的缘由，遂与众多读者产生“作家把人物写死”的共鸣；事实上，作者本着极大的人文关怀，作品的价值取向亦清晰明了，即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反思悲剧的社会成因。方方的小说是对“芸芸众生命运的表达”，文字也是从这些个体的生活土壤里生根发芽的。

方方说，“文学是我的救命恩人”。从读者的立场出发，文学亦能成为群众心灵的救赎，尤其听到方方不断表达“文学与弱者息息相关”的观点时，听者明白了“作家的情怀”。我认为，“弱者”并不仅指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更指向精神枯竭的大部分人群。

文学的否定与超越

方方的作品指向生存，她的陈述带来温暖与融合感；而汪涌豪的讲解显然更像激情的演说。他强调“否定与颠覆，将成为社会的救赎”，这也就意味着对“被物欲所束缚的世俗化”的怀疑或直接否定现世。文学何以成为社会的救赎？汪涌豪是这样形容的，“对生活的真的关怀”，进而“成为社会的守护”。听者认为，文学的归宿不仅在于读者的反响与共鸣，更在于通过阅读，带给读者新的眼光与思考——当前流行的快餐式阅读显然是不符合这样的标准的。

文学更应该揭示真实，“找回人为之人的视界”，回归到人的内心世界。这正是汪涌豪所指出的“给生活以深邃的洞察力，呈现内世界，实现精神的提升”。综上之述，作家的独立性或超越性，“对生活超越性的审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回到这样的内世界。

“温柔”，“否定”，都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所给予我们的力量。方方坦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汪涌豪用“文学因不合适宜的否定而伟大”让我们倾听到了新的声音。无论何时，“对生活保持时宜的警惕”，可以帮助个人守护自己，而不至于沉入生活的泥淖中太深太深。

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老师的讲座带给我们的启发！

上海师范大学学生 杜颖莹

（上接第3版）

在思想史视域内重审中国革命经验

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受到了普遍（特别是来自西方世界的）质疑后，重回历史中寻找另类现代性的思路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而将其放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为我们思考对现代性的超克和另类现代性的构造带来了哪些启示。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既需要历史的开阔视野，也需要理论的洞见深度，而罗岗的学术之路恰好是对这种要求的自觉呼应。熟悉罗岗的人常常惊讶于他历史学积淀的深厚，大到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小到生活历史的细微震颤，他都烂熟于心。而在理论方面的修养，除了这代学人的历史机遇之外，更多的恐怕还是他自己自觉意识。

当然，思想的转向往往还需要外部社会历史的契机，对于罗岗来说，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此次事件在全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群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某种当代“五四”运动的意味。正

以通攻专：不做学术的“专门家”

学术研究：永远从现实问题意识出发

“问题意识”是罗岗对自己的学生进行学术指导时最低的也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时至今日他仍用来检验自己学术思考的重要尺度。“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或者更进一步，“你的现实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是罗岗对别人也是对自己常常发出的问题。对于罗岗来说，问题意识不仅是狭隘的“立场”问题，而是决定着你看待世界并与之进行联结的立足点问题。罗岗真诚地告诉人们说，他没有做缺少问题意识的学术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做一个学